

四鳳

文亦奇著



文亦奇 著

四鳳

花山文藝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·石家莊

(冀)新登字 003 号

内 容 提 要

风流浪子欧阳清偶然卷入了一场谋杀案，他黑道上的友人在临终前只留下：“主在瓜藤的根下，你要找春夏秋冬”就闭上了眼睛。葬礼过后，有四位风姿绰约的神秘女郎到浪子身边投“主”。浪子镇定自若，尽量满足美女们的要求，巧妙地利用她们，伺机征服她们，为寻“宝”、夺“宝”扫除障碍，经过一番殊死搏斗，宝藏终于大白于天下。

斗智斗勇，高深莫测；刀光剑影，惊心动魄。虽曾渲染浪子荒唐、美女放荡但无感官刺激之虞。书中虽有香艳之嫌，但不媚俗，不荒诞，饶有趣趣。

四 凤

文亦奇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毫米 1/32 9.25 印张 163 千字 1992 年 6 月第 1 版

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6,000 定价：4.80 元

ISBN 7-80505-663-3/I·604



“救命！救命呀！……”一阵低哑的，充满痛苦的女人呼救声，传入“江南浪子”欧阳清的耳中。

那是在深夜，欧阳清正驾着他的那辆汽车，在荒野静寂的公路上行驶。他正赶着去会见一个朋友，是刚才从电话中邀约欧阳清，请他立即前去，有重要的生死攸关的事情要求欧阳清相助。这位“江南浪子”只有丢下醇酒美人，赶去见这个朋友了。

在汽车的灯光照射下，他看见前面不远处，有一团绿色的东西，横卧在路中央。好像是个女人。欧阳清立即脚踩煞车，汽车就停下来，免得辗到她。

“救命！救命呀！……”那呼声好像是从这个躺在路上的女人所发出。

在荒野的黑夜里，有个女有躺在路上呼救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幸事故。欧阳清下车来，奔过去观看她。

在汽车的灯光下，他看清楚这个女人，身穿一件绿色长袍，露出两条玉色的粉腿，修长而线条优美。脚上没有穿袜子和鞋子，是赤裸的。绿色长袍被掀起了，没有掩盖住臀部，还有半浑圆的屁股露在外面，她穿的黑色内裤，也显示在欧阳清眼前。

她是俯伏的躺着，脊背向上，脸部贴着路面，有一头黑色的长发，散开披在背部，又掩住了一部份的侧脸。所以看不见她的面孔，而双手是埋在胸前，给绿色长袍遮住了。欧阳清也看不到。

“喂！小姐，出了什么事情？”欧阳清关心的问：“怎么深夜躺在路中央喊救命？”

“……”她呜呜地啼哭，不回答问题。

“小姐，你需要帮助么？我可以送你一程。”

这时，她抬起头来，观看站在身边的男人。但欧阳清是背着强烈的车光立着，他只能看见一个黑影的轮廓。

欧阳清看清楚了，那女人脸上都是红色血迹。看来是挨了一阵痛打，吃过不少苦头。

她那件绿色长袍很宽大，胸前的钮扣没有扣好，当她抬起上身时，前襟分裂，露出粉白肌肤的胸部。

呀！原来她没有穿内衣，两个挺拔的半圆形肉球露了上部份，真是挺诱人的。但“江南浪子”这时没有时

间欣赏，他一心想帮助这个挨了揍的女人，赶快离去。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欧阳清又问。

她似乎觉得胸部的长袍裂得太开了，低头用双手赶紧把左右前襟一拉，掩住了前胸，哀怨地说：

“坏人在追我……我是逃出来的！……先生，救救我！坏人要杀死我呀……”

她惊骇地哭起来。欧阳清安慰她道：

“不要怕！我送你走！……坏人就找不到你了。”

“谢谢！……”她微笑道谢。

欧阳清心想：如果她脸上的血迹洗净了，一定是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人。她怎么惹上了坏人的麻烦？欧阳清这时没有细问。现在先把她送到安全地方最要紧。……

“呀唷！……”她想站起来，突然呼痛，又躺下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……”欧阳清问。

“呀唷！……我的腰！……我站不起来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扶你上车！”欧阳清就去扶她。

“谢谢！先生，你真是好人。”她说。

欧阳清双手扶起她的身体，那女人弱不禁风的就像条软皮蛇般的依在欧阳清身上。左手勾住了他的脖子，身子贴得紧紧的，也顾不得没有扣扣子，和裂开的长袍前襟，赤裸着上身倚靠他。……一步一步地向汽车走去。

她的右手挽住了欧阳清的腰。摸到了“江南浪子”插飞刀的刀袋。

“啊唷！啊唷！痛死了！痛死我了！……”她销魂蚀骨的呼叫声，真是令人魂飘魄荡。……

“忍一下吧！我送你去医院，医治你的伤！……”欧阳清说。他真心诚意地在帮助这女人。在快要到汽车的时候，那女人突然站住不走了。右手紧勾住欧阳清的脖子，粉脸紧贴在他的面颊。叹口气道：

“哎！要死了！就要死了！……”

欧阳清又安慰她：“你不会死的！这只是一点轻伤，休息数天，就会好的！你不会死……”

她脸色一变，冷冷地道：“死的是你！欧阳清！”

“呀！……”欧阳清吃惊猛然推开她。连问她怎么知

道他是欧阳清的都没有时间。

“呀唷！……”她想站起来，突然呼痛，又躺下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……”欧阳清问。

“呀唷！……我的腰！……我站不起来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扶你上车！”欧阳清就去扶她。

“谢谢！先生，你真是好人。”她说。

欧阳清双手扶起她的身体，那女人弱不禁风的就像条软皮蛇般的依在欧阳清身上。左手勾住了他的脖子，身子贴得紧紧的，也顾不得没有扣扣子，和裂开的长袍前襟，赤裸着上身倚靠他。……一步一步地向汽车走去。

她的右手挽住了欧阳清的腰。摸到了“江南浪子”插飞刀的刀袋。

给对方迷惑一下，他就会送命。

所以，这个女人的色诱，并没有发生作用。欧阳清装迷糊，让她以为得手。偷了他的飞刀，紧贴身子谋刺。

欧阳清的右手早作准备，那女人的飞刀刚刺到“江南浪子”胸口，刀锋还没有刺破衣裳。他的右手向上，突然紧抓住那女人的左手手腕，用力一扭。

“哇……”她痛叫出声，连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
欧阳清用力很猛，几乎把她的手腕骨捏碎。她痛彻心肺，手中的飞刀失落，给欧阳清左手接住，重插入腰间皮袋中。

同时，她的右手再也勾不住欧阳清的脖子。给“江南浪子”一推，她就倒在地上。

“哇……”又是一声痛叫。跌下去很重，臀部受不了。

她右手搓着受伤的左手腕，忿忿地瞪着欧阳清，知道这次行刺是失败了，现在已落在欧阳清手中。

“哼！是谁叫你来行刺的？快说出来……”欧阳清厉声问她：“说实话，我就放过你。要不，苦头在后面哩！你会受不了，会受严重伤害！”

“……”那个女人侧着头，闭口不言，态度很倔强，似乎不理睬欧阳清的警告。

“你说不说？……”欧阳清俯下身去。

她慌忙用双手抗拒。因为一般人给盘问者吃苦头，都是抓住对方的手臂，向身后扭转，提高手臂。受盘问者

会剧痛难受，甚至扭断臂膀，变成残废。那女人知道这一套，所以用双手抗拒，不让欧阳清施刑。

“不！不！不要这样……”她恐惧地大叫。

但欧阳清并不抓她的双手，而是改换方式，抓住她的双脚，缓缓地以顺逆时钟方向扭转。这真是出乎她的意外，没有防备这一着。双脚给欧阳清轻易的抓住，提了起来。她的身子就倒悬了，头和胸部着地。双手撑在地上，使不出力气，只有双脚猛踢，但欧阳清像铁钳般的双手，用劲很强，她休想踢开挣脱，连动都动不了。

欧阳清的双手正在加劲扭动。这折磨比扭转手臂更难忍受万倍。差不多把她的下身扭裂成两片。大腿的和腰腹间快要撕开了。

“哇！……我说！我说！不要扭啦！”她疼痛难受，只有屈服了。

“说！……”欧阳清暂停扭动。但双手仍紧抓住她的脚，随时可以再度扭她。

“啊唷！……啊唷！……”她不住呻吟，泪汪汪地说：“不是我要害你，我是接受命令，杀死你！”

“是谁要你杀死我？”欧阳清追问。

“我！……”突然背后有个女人出声回答。

欧阳清立即回头，看见一个穿紧身黑衣的女人，脸上套了黑色面具，掩住了脸，只露出一对眼睛和嘴巴。在她的后面站了四个黑衣男人，一样的装束，手上都执着

枪。他们立即散开，采包围方式，将欧阳清和那女人团团围住。

黑衣女人显然是领袖。她不由分说的立即开枪。

“卜！……”枪上装有灭音器，声音不太响。

她的枪口没有对准欧阳清，而射杀了那个行刺的女人。

“哼！不上用的东西！坏了我的事！”她吹一口气，吹散枪口的硝烟，骂那个女人。

她的枪法很准，是受过训练的。一枪命中胸膛左上方，正是心脏。那女人一声不响地死了。

“欧阳清，现在要你的性命了！”她的枪口指向“江南浪子”，正要发射。

在这生死边缘的一刹那，欧阳清很镇静，忙摇手道：

“慢着！我们无冤无仇，又不相识，为什么要杀死我？你能告诉我原因吗？……要不，我死了到阎罗殿上，阎王爷问我怎么死的？我回答不出哩！”

“哼！我们不相识，这是事实。但无冤无仇，却不见得！且冤仇可大着哩！因为你一直和我们作对，破坏我们的工作，所以今晚非要你死不可！”她冷冷地回答。这声音真如勾魂使者，听来心寒胆战。

“你说的‘我们’是哪一个组织？或是哪一方面？很抱歉，我一生树立的冤家太多了。他们都要我的性命！所以，你仍是没说清楚，他们是谁？有何冤仇？”欧阳清

毫不畏惧地又问。

“哼！欧阳清，你在拖延时间！那是白费心机！我不会中你的诡计。且我也没有必要详细告诉你我们的情况和冤仇！让你糊糊涂涂的进鬼门关去吧！”

他不再答话，举枪向欧阳清发射。

“卜！卜！卜！”一连放了三枪。

照她的枪法，欧阳清无法逃避，必死无疑。但“江南浪子”双手仍抓住那女刺客的腿，这时快速的行动，霎时间把她的尸体提起来就向开枪者丢去。自己就地一滚，滚到汽车门边，已闪入汽车灯的背后，强烈的灯光掩护了他，人影消失在黑暗中。

她的三粒子弹都射中了女刺客的尸体，没有伤害到欧阳清。同时，丢来的尸体直扑到她的身上，冷不及防的给撞倒地上。

这情形发生得太快了，她带来的人还没有弄清情况，以为她受伤跌倒了，就奔过来观看，忘了阻拦和射击欧阳清。

这是个机会，欧阳清快速地跳上汽车，发动引擎行驶，冲出他们的包围圈，绝尘而去。

“砰！砰！砰！砰……”又是一阵枪声。

他们发觉欧阳清开车走了，慌忙开枪追击。但已迟了，子弹射在汽车钢板上弹回来，只留下一个个凹痕。别说没有伤及欧阳清，连汽车后边的玻璃都没有击破。

欧阳清捏一把冷汗，逃出重围，得庆重生。但他们是何方神圣？为什么布下陷阱谋杀他？有什么冤仇？……“江南浪子”一头雾水，一时猜想不出。

但等到以后事情的发展，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
不过，这要在好久之后了。……

2

欧阳清惊魂甫定，望望后视镜中，后面没有车子追踪。他才放下心，暂时脱离了虎口。他一路开车，一路在想：“现在该怎么办？”

他想起今夜出门来，是有位朋友邀他前去，有重要的生死攸关的事情请他相助。刚才发生的事，他虽平安脱险，但已耽误了些时间。

请他前去的朋友是贺恭，这天晚上在电话中对他说：“老友，有女人在你身边吗？”

“当然有呀！”欧阳清笑着道：“我哪夜没有女人相陪的！你问这个干嘛，是不是想介绍一位美女给我？”

“你的女人一大把，还要我介绍美女？……”贺恭说：“如果你不介意，我想请你今晚来舍间一趟。真对不起，请你暂时和你的女朋友分开一下，成不成？”

“明天成吗？……今晚已夜深了。府上又住在郊外，路那么远！”欧阳清皱眉头，心中不想前去。

“明天恐怕太晚了！你今夜一定要来！女人嘛……明天也可以和她温存，是不是？”贺恭说。

“老贺，什么事情要我今夜一定来，明天就太晚？”

“这……你来了我会告诉你，对你有好处。”

“别卖关子！先说一说，是否重要。你先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，好么？”欧阳清在电话中说。

“这……”贺恭在考虑，一会后才说：“听着！有人要杀死我！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。我很怕，所以求你帮助。”

“真的么？……”欧阳清有些不大相信。因为他知道贺恭这个人，吃喝玩乐，不务正业。像这样的人，怎么会有人要杀死他？且这会有哪门子的好处？

“当然是真的！我绝不骗你！情况很紧急！很危险！你一定要立即来救我！”贺恭在电话中哀求。听他的声音快要哭出来了。

“是不是争风吃醋，惹上了麻烦？”

“不是的！事情很严重。你来迟了怕见不到我了！”

欧阳清感到不寻常，相信贺恭是真的有了危险。他就说：

“好吧！看在老朋友份上，今夜我立即赶来。你现在千万不要死！答应我，我来到前不要死！”

欧阳清放下电话，送走了在床上的女人，就穿衣出门。

贺恭不是个好人，专门走在法律边缘。不过他也不是全坏，因为他所干的并不违法，不能算犯罪。且又不是伤天害理的。欧阳清和他交朋友，是因为他能供给“江南浪子”不少秘密情报，是非常有价值的，且他义务供应，不要钱。贺恭说他自己也有一份正义感，为社会争取公道。

今夜贺恭来电话求救，想来他真有了麻烦。欧阳清是重视友情的，非去帮他不可。

如今半路上遇到女刺客，又莫名其妙被五个黑衣蒙面人包围追杀。欧阳清心想：今夜真是多事，不知为了什么？

虽然迟了一些时间，他决定仍去贺恭的家，探望老友。

贺恭是住在郊区的乡下。他有幢小砖屋，屋外有一块用竹篱砌成的小菜园。园内瓜棚上被密密的瓜藤缠着。那是贺恭自己种的瓜。他是个怪人，不喜欢大都市的繁嚣，要住在有绿色的田园中，过着清静的生活。而他的小砖屋内，却有水电供应和电话等现代化的设备。

一条小路由山坡顶直通下来，直达贺恭家门外。当欧阳清的汽车在山坡的顶上出现时，他看见两个人正从贺恭的屋里出来。上了停在门口的汽车，便开走了。

欧阳清马上有一种不大对劲的感觉。为什么不见贺恭自己出来送客？只是那辆汽车已经远去了，他很难追上，且没有理由去追，应该先去见贺恭。

欧阳清的汽车在贺恭家门口停下。看见室内灯光是亮着的。他急忙下车进去。但觉得背颈上一阵阴凉，使他汗毛根根竖起的感觉。

通过菜园中间的小路，欧阳清走到屋子门口，轻轻推开门，门是虚掩的，一推就开，那小小的客厅中没有人在。

欧阳清观看厅内，家具各物凌乱不堪，似乎是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，但不见贺恭人影。这是个很不祥的情况。

“轧！轧！轧……”突然响起一阵怪声。

欧阳清吓了一跳，发觉那声音来自凌乱家具堆下的电话。那电话跌倒在地上，听筒的话机分离太久，电话公司便发出声音警告。欧阳清走过去，掏出手帕包住话筒，把它放回机上。

“……”一点血滴在他的手背上。

然后贺恭便从上面跌下来，欧阳清忙把他接住。那身体的堕力使他也踉跄了几步，几乎跌倒。

原来在欧阳清的头上，便是小平屋放杂物的阁楼。而贺恭是滚到阁楼的边缘跌下来的。他半身都是鲜血。而血的来源是自心窝附近的一个刀刺的伤口。那刺他的刀

子早已拔去了，只留下要命的伤口在冒血。

欧阳清轻轻把贺恭放下，发现他仍然有口气。不过看来活命机会不大。

“我的天！我打电话叫救护车来……”欧阳清说。

贺恭的眼睛半张开，看着他拿起电话。电话只讲了一半，贺恭便向他伸出一双颤抖的手，嘴唇在微动着，似乎有话要说。欧阳清讲完了电话，忙回到他的身边跪下来。

贺恭苦笑：“你来迟了……唉！是不是摆脱不了女人？……”

贺恭真有意思，快死了还忘不了说笑。欧阳清忙问：

“老贺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贺恭的眼睛翻白了两次，最后他终于把性命自死神之手暂时拉了回来，喘着气，提起精神断续地说：

“主……就在瓜藤的根下。……你……要找春夏秋冬……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欧阳清不大明白他的话。

“你去找……春夏秋冬……”这是贺恭最后一句话。他仍然想努力把性命从死神手中拉回来，但是失败了。

这个人就这样断气死了！

欧阳清身上沾着贺恭的鲜血。他在玩味贺恭最后的话。“主在瓜藤的根下……”这句话他明白意思。“主”是一件东西，埋藏在菜园的瓜藤的根下。但是“春夏秋冬